

锐力·文学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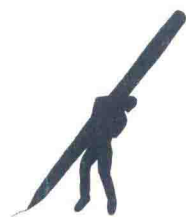
江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捡影子的人

散文集

影子们以旷日持久的博弈替我完成最终的人格塑造，而所谓的写作，不过是他们兵刃相见的战场，无关荣辱与痛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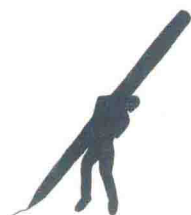
谢宝光 著



散文集

捡影子的人

谢宝光 著



锐力·文学江西

江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捡影子的人 / 谢宝光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2
(锐力·文学江西)
ISBN 978-7-5354-8201-3

I. ①捡…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31112 号

责任编辑: 池 威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0 千字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无人野径(自序)

这条野径隐蔽在我所在小区的后山上,丛林密实,枝条旁逸斜出,很多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严格来说,它甚至不是一条路,或者说,它并不打算把自己发展成一条供众人朝拜的路。它是被临时裁剪出来的,而媒介,仅来自与山上逝者血脉相承的几个人的足迹。

山是坟山,荒冢倚卧纵横,无人问津。几年前,一条通往城市中心的隧道从荒山体内部穿凿而过,再早几年,一个楼盘在山下嚅嚅生长起来,这样推窗即坟的“山景房”,让不少购房者皱眉侧目,绕道而行。

这座山,包括这条无人野径,没有被这座城市的任何一本词典收录。它们从时代刁钻的味蕾间滑了下去。

有一天,我在山林间穿行。顺着这条粗鄙的野径,我抵达了另一座安静的城市——它由上百座陌生人的坟墓组成,墓的形式多样,有的堂皇,有的简陋,有的甚至没有墓碑,只是隆起一小钵土,像山发出的一声老迈的干咳。或者,干脆以一具素色棺槨代替了格式化的坟墓,赤身荒林,独对风月。我走过时,双手合十,生怕打扰到他们。

山的海拔不足百米,城市在山麓延绵,逶迤其间的野径,起于无影,归于无踪。它只是简单地将山上与山下串联起来,将阒静与喧嚣,将荒芜与烟火、将死与生串联起来,但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人们不关心。它也只呼吸,不呈现意义。

我很希望自己的写作是这样一条无人野径——不指望它通达何方,也不期待沾上太多足印,不兜售廉价的诗意,不以灵魂做交易,不问众生喧哗。只是在着,无关地在着,素颜、执拗与恒久地在着。

比如野径,潦草而安详。没有地名指示牌,不被山下的法则承认,无人,山上只有树叶与羽翼在颤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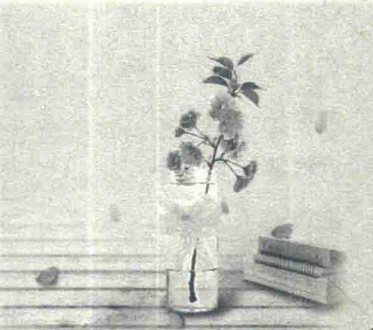
这样就很好。

第一辑 没有地址的生活

我在皋塘村	/ 3
繁殖的圆弧	/ 19
捡影子的人	/ 29
我没有地址	/ 33
数独	/ 39
暗示	/ 45
无力介入	/ 47
暗格中书	/ 52
应聘小记	/ 56
向厨房撤退	/ 60
陌生人朝潮	/ 63
女人可以有故乡	/ 68
与美国青年 Zach 对话	/ 71

第二辑 词与物

苹果与猜谜游戏	/ 77
风是一把解剖刀	/ 98
我对蟑螂没有研究	/ 120
从一只马桶说起	/ 141
几个词的履历	/ 146
羔羊的村庄	/ 154
非规则叙事	/ 157
僧袍下的人	/ 165
抽象的门	/ 168
搜索自己	/ 172



目录

如果水不变黑	/ 175
克罗诺皮奥的牙膏	/ 180
我与狗对峙了一分钟	/ 182

第三辑 别人的城

从大士院到滕王阁	/ 187
陈述一座山巅之城	/ 194
在拉萨的一间酒吧	/ 199
两棵树有话要说	/ 204
去铁轨上看火车	/ 209
滴答	/ 211
义乌事件	/ 214
旅馆主义	/ 217
镇上有贼	/ 220
京城小记	/ 223
隐蔽的勇气	/ 228
具体的西湖	/ 231
阴阳桥的暗示	/ 233



第一辑：**没有地址的生活**





我在皋塘村

对自身荒谬性不自知的人，在那个世界没有立足之地。

——保罗·奥斯特

A

地图上的一个墨点。因为公交线的更改，我在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后，终于面色缜绌地逃出了编号为 K537 的铁盒子。皋塘村这颗墨点在下午晕开，立起来，像一框筐烤制已久的面包，局部有一些焦黄的色泽，让一个被旅途拖累的胃瞬间醒了过来。

那些街道和干净的橱窗很可能在撒谎。

一个人混入一个陌生的地方，外部潜在的危险迫使他打开身体的全部感官，保持着刺猬的敏感。黄昏，他小心翼翼地四处打量，选择巷口一家小餐馆吃饭。服务员递过菜单，上面布满油渍，四角已经打皱、起卷，他是第 N 个在菜单上游移不定的人。很快，点了一份最便宜的肉末茄子，色暗、酥软、微辣，皋塘村的味道是从这道菜开始的。

我在皋塘村深处的一间屋子里安顿下来。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盯着四扇墙，灵魂会从身体里溜出来，说话。它说的话有哲学味道，像一个谜或包袱，比如：你将滑过一些事件和人，过去是 a 和 b，此后将是 c 和 d。它使用“滑过”这个词，暗指我是一列绿皮火车，骨骼坚硬，外表冷漠，不和某个站台发生恋情。后面的字母是一串泛指的符号，它们可以是任何人和任何事。我此前的生活状态印证了这点，跳过好几份工作，对于一道不合胃口的菜肴，我总是浅尝

辄止，退回到桌角愣愣地观望。类似多年前做几何题的场景，艰涩的框架和公式轻易就把我逼退到题卷之外。

皋塘村安排一条四十米宽的河和我打招呼，印象是一杯放大的咖啡，浓稠过度，有点昏沉沉地淌着。躯体庞大的铁沙船一艘接一艘驶过，留下一道很深的水痕。一款款水浪排队强吻着老实的河岸。有点暴力的镜头，它构成我三个月里的日常景色。一个星期后，有人告诉我这条河就是久负盛名的运河。两千年前的人，用镐头和铁铲将一抔抔土兑换成水，多年后，在运河沿岸，除了淤泥，还有无数横倒的尸骨。它从多年前的教科书里流进了我的现实。运河的夜晚属于沙船和捕鱼者，沙船碾开的水浪把鱼赶向岸边，捕鱼者头上圈着电灯，乘机用网和长长的电杆在水里频繁试探，像一群排雷的工兵。他们基本上是从北方来的务工者，白天的身份是商贩、送货员和工厂工人。夜幕下，他们是乐此不疲的捕鱼者。我和其中一个人有过简短的交流，他说捕鱼是他们用来消遣夜晚的方式。红色水桶里，几条鲫鱼在扑腾，我想他们的餐桌可以丰满一些了。

某天晚上，运河边出现一批放生者，他们用几辆小型货车装来几十筐龙虾和甲鱼，从桥上倾倒而下，水面哗哗啾啾一阵猝响，溅起的水花和音符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这个夜晚的枯燥。据说是一家富商老太得了曾孙，一时高兴，花重金请来和尚念经，主持这一场奢华的放生仪式，祈祷曾孙多福。桥上围上一圈人，凑热闹，我也是其中之一。捕鱼是没有人围观的，但放鱼这种逆常规的事件，具备了吸引眼球的异质性和新闻性。尤其是这价值十数万元的几十筐鱼，顷刻间被水吃掉。我听到有人连声叹息，好像吃掉的是他们的上千张百元大钞，捂着心脏一阵一阵地发疼。

他们离开后，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电网和渔具武装起来的捕鱼者，人数是往常时候的两倍。

B

我在皋塘村的第一个夜晚被一次荒诞的坠机事故渲染得有些战

栗，以至于我醒来之后，仍能看见火光和滋着烟气的飞机残骸。梦和现实的相同品质是，它们不会给你任何征兆，为你的感官保留着充足的恐惧或惊喜的权利，让你的肾上腺素能够瞬间暴涨。而影视作品的不同是，大部分高潮事件都有着风吹草动的预示，从某个不经意的镜头就露出端倪。

背景安置在我家十年以前的后院。梦有着诗人的品格，厌恶逻辑，崇尚形式和内质的探险，癖好是营造荒谬事件，把属于现实的规则抛于一旁，恶狠狠的。现在，它是上帝，在夜晚的罗盘上，它随意调配现实中的事物（或者说是符号），组成一种新的存在关系。比如，梦对我家现存的模样进行了篡改，大规模修复，推倒去年刚建成的马赛克楼房，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种上棉花和番薯等绿色植被。让一栋被拆卸的黄泥房恢复到1987年建成时候的样子。一些逐渐消亡的事物：牛棚、猪栏、瓦房和上世纪布衣褴褛的农民，也苏醒过来。梦安排一架二战时期的德国喷气式飞机轰隆隆穿梭在1996年左右的天空，它经过村头上空的时候，油量指示针瞬间跌到了0的位置上。几乎是直线坠落的，从我的视角看来，带着麻痹耳朵的轰鸣在棉花地上炸裂（这种镜头充斥在美国大片里）。飞机的残骸在村庄里制造了一个漩涡，从四面八方循声而来的人不到十分钟就包围了这块被火光烤制的怪状废铁。我是第一个目击者，一个活在微博时代的人，本能反应是掏出相机，用相框把眼前的场景圈养起来。现实中大部分人的思维映射：记录和围观是第一要务，而非如何施救。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陋习由来已久。残骸前挤满了数以百计的村民，无人上前灭火和营救。这或许是加缪所谓的荒诞感，即人与生活的分离、演员与布景的分离。村民们（包括我）无形中觉得，他们和被火严厉灼烧的飞机之间，隔着一道白茫茫的帷幕。对于超出他们认知的事件，即使发生在眼前，也只用好奇的眼睛接纳，事不关己，没人再往前一步。

我掏出相机的时候，另外一拨他们（不明身份者）掏出了枪。枪对着我，十米之外。“你，不许拍照，把相机交出来！”他们冲我叫嚣，粗着喉管，嗓音像开闸夺出的洪水。冲了过来，十多个穿着制服的人，要夺走我手里的相机。磕磕绊绊的湿土壤和棉花枝杈为

我争取了几秒钟逃跑的时间。梦的关键词是追逐。我拔腿而逃，在田塍和稻叉间腾跳、闪躲，我卯足了梦境所能分配给我的所有力气。不明身份者不遗余力地追我。荒寂的田野开始变得气喘吁吁。正是电影《飞车杀机》里所营造的那种喘息，斯皮尔伯格在公路上设计了一辆庞大而怪诞的大货车，而我是那位被未知和恐惧裹布的老爷车司机。有次和朋友L聊到这部电影，他把恐怖的大货车理解为国家机器，老爷车则是制度下单薄的个体。芸芸众生是被网状规则绑着上路的。相机里的内容触碰到了他们的神经，必须上缴、销毁，不容外泄。我看见其他目击者都被那些人管制起来，关进二十世纪牛棚（六七十年代的著名词语）。我仍然在跑，跑到河边，精疲力竭地逃至梦境的边缘。六月的皋塘村，从格子窗泄进的晨光有些陌生和热辣。

2012年6月7日，没有寓意的一天。梦境和现实之间是一片看不见的沼泽地，因此过渡起来显得比往日更加缓慢。奔跑的惯性在房间里延伸了几米后，在一张纸上停了下来：

一架飞机在村庄坠落
受伤、起火
不明身份的人将目击者暴力制服
押进牛棚，他们维持现场
不许拍照
不许围观
甚至 不许看见
火撕咬着昏迷的残骸
一截木炭 横在1996年的棉花地里
几头象征权力的猎豹
围堵一只受惊的鹿

我在皋塘村过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生活，我仿佛在那，但又不在于。我的工作要求我每天和网络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到后来沦为了一种近乎疯癫的畸形恋。于是梦的影像每日被稀释，至无。但影响

还在持续，从物理的到化学的，从一串省略号到问号，它被擦拭得锃亮，沿着神经的脉络游走不息。几年前，我动过一个念头：选择一个下午，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只坐着，凝思，把身体空出来，交给时间处置。我从未付诸实施，放任时间从清醒的睫毛间溜走，如此高额的难度决定了它在诞生的第二秒钟便告消亡。不知何时开始，监狱的管理人员把它提炼成一种关禁闭的处罚方式，用来惩治一些擅闯红线的罪犯，他们清楚，精神的折磨远远甚于皮肉。

梦的警示也许是，你得试着让身体的运转慢下来。

此后我遭遇了两次别人对于它的解读。

和C的相遇在医院电梯里，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漂亮护士身上，忙着搭讪，没有注意到我，由此我们的相识被推迟了几分钟。那是另一个场合。我们在食堂就餐，他坐在我的对面，平头，肌肉把袖筒撑得饱满。C是一个自我的人，不习惯安静，表现在他讲话的语速和嘴唇的闭合频率。他两根手指夹着筷子，滔滔讲述一个人在缅甸的旅行经历，如何奇闻，如何异事。嘴角的饭粒便跟着一耸一落。如果说他在关于旅途见闻的叙述上有点浓墨重彩，另一件事只能用大肆渲染加以形容了。事件发生在两天前，他在酒后因为一点芝麻小事把医院的保安暴打了一顿，用啤酒瓶将他的头部砸伤，随后他被警察带进派出所询问。他说没什么大不了，在一份悔过书上签个字就出来了，完全是胜利者的口吻姿态。他把罪责归咎于保安的嚣张上。过程中，他频繁使用几个脏词，伴以自得的笑。述毕，他那双悬空的筷子倏地跌落，此时我的餐盘上只剩下一些无法下咽的辣椒和肥肉。

很漫长的一顿午餐，我阅读到一个人内心的轮廓。而我，差不多沦为了他的猎物。他多次寻找时机对我打开话茬，泛滥的叙述，从具体事件到灌输处世理念，他蔑视一切，把自负和狂傲当作身体的闪光点使用。

“你猜猜我的年龄。”

我摇头。

“76年的，像不像？”

“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不会隐藏的人，直言快语，口若悬河，这样的人难以伪装。你应该果敢一点，他说。好像他看出来我经常举棋不定，在遇事的岔口左右摇摆。事实上，我的话很少，不足以使他看穿我，大部分时候我在用各种嘴型的笑来配合他的段子。我不太善于冷场，即使面对一个陌生人，我做不到用沉默给场面制造尴尬。他需要有一样东西填补他讲述过程中的几秒钟间隙（可能是我自认为如此），可以是半句简要的附和，也可以是一个领会的眼神或者一声契合语境的笑。我感觉到脸部肌肉在走向僵硬，如果此刻恰好没有电话来意外干扰一下，任由它发展，这次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将以扫兴的方式告终。我需要把嘴打开，让一些内容从里面蹦跶出来，即便语尽词穷，也得像清早面对干瘪的牙膏，挤一点出来。最后挤出来的竟是三个月前那个铺满暗尘的梦，你可以想象，德国的喷气式飞机在我的复述中重新坠落了一次。

一个消耗我整个夜晚的梦，我只用了两分钟就叙述完毕。过去听乡人讲鬼怪妖魔和村间逸事，那种绘声绘色，抑扬顿挫，并在开阖跌宕时伴以丰沛的表情、手势、眼神的讲述姿态，我完全学不来。在描摹故事时，我的舌头会打结，鹦鹉学舌，我的词汇量不及在文本中展现的一半。但这不妨碍C的理解，他咕哝了几声，已经试图打断我了。他说，我来给你解析一下。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他搬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梦的解析》你读过吧，你的梦是有指代的，恐惧是职场压力在你梦中的映射。他把飞机坠落事故解释为我在工作中因为疏忽而犯下的一次大错，你不敢正视，选择了逃避，而那些穿着制服追逐你的人正是你的上级领导，他们发现了，来追究你的责任。那牛棚和众多村民又作何解？他点上一支利群，吐出一团烟雾，说牛棚就更好理解了，这是对你的惩罚，村民们就是你的同事，因为你的过失致使他们要承担连带责任。他分析得头头是道，好像真理就在他的嘴里，在这几分钟的解析中，他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快感。你肯定不信，他也是个写作者。

古时候有释梦者，专门为人解构梦境，预言梦和仕途的关系。西晋一个叫王浚的人，有天梦见卧室房梁上悬着两把刀，几分钟后，又多出一把。释梦者说，三把刀是“州”字，因为多出一把，

就是“益”，意味着你要被朝廷派往一个叫益州的地方当官。果然，几天后，他被委任为益州刺史。我怀疑其中有编撰的水分。释梦者依赖的是逻辑和巧合，用现实的条框对梦进行梳理和归纳，牵强附会的情况居多。

C 随意罗织的所谓解析，其实要比梦的荒诞更加荒诞。

相对于一本正经的理论，我更喜欢天马行空的诠释。有次我把醒来写下的几行分段文字发给朋友看，他在文字的后面加一段狂草似的注解：冷战时期，一个台湾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到大陆西南侦察，被炮弹击落，掉在某个偏远的山村里，作者就是那个幸存下来的飞行员，他在多年后追忆往昔时写下了这首诗。

C

P 推门进来时，光线弯了下腰。

我正躺在房间里读着普鲁斯特那本巨著，翻来覆去摆出各种姿势以适应阅读的需要。译林出版社的版本，上中下三册，我手里的是上册。据说全球只有不到两千人将它通读过。毫无疑问，我不在那两千人以内，以后也将不在。和大多数人不同，我的阅读史是从散文开始的。对于长篇巨制，我向来缺乏耐心。这影响到我后来看事物的眼光，以及性格的走向。我的祖父喜欢喝酹茶，自己种植，采茶晒干，烤制。他去世后不久，那些茶树统统被家人伐倒。茶的味道温润，里面有我的一部分。但我身体里的大部分是被各种色素饮料和不受限制的童年经验浇灌出来的。

我来到皋塘村的原因有这些元素在作祟。年初一天晚上，我突然成了别人的父亲，源于十个月前的一次事故，我在一个别人看来稍显不正常的年龄就匆匆完婚，拥有了多重沉甸甸的身份。一堂大学的外国文学史课上，中年男老师在分享他成为父亲那一刻的心情时，使用了“热泪盈眶”四个字。一年之后，它并没有发生在我的经验中，我在产房手术室外等候了四十分钟，当护士把一个陌生的婴儿抱到我眼前时，我感受到的是不断生长的存在疑惑和脑神经休克。直到现在，我仍然怀疑自己的身份，怀疑上帝在拟写我的生命

履历时，打了个盹，将内容写错了。

那次事故的后续影响是，它把我遣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同时为三个人的温饱打拼。现在我坐在一个叫皋塘村的黄昏里，我的身体显然还没有适应高压的工作氛围。一天下午，主管以一个含糊不清的理由把我调配到另一个部门。和我在上班时间偷看普鲁斯特有关。那段时间，我浸在他流水式的话语中，并不适应外部世界对我的强硬支配。庄子说：虚己游于世。意思是，当你不堪忍受社会对你的机械改造，而又无法拒绝时，你可以选择灵魂出窍。所谓虚己，就是把内心和灵魂空出来，躯壳轻了，行走便自如。这是我的曲解。朋友说，他现在总算看清了工作的本质，就是赚钱，它和你的生活无关，和你的精神无关。撇不清其中关系，就只能囫囵吞枣被蹂躏得满身是伤，不知身在何处。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朋友莫名地将对话转移到对政治和当下新闻事件的讨论上，在禁锢之外，求得一丝喘息的机会。多数时候，我们的口吻又是针锋相对的，辩论式的，关于民族主义，关于制度，关于民主，几十回合的语言轮番炮击，最终是我向他的阐述方向达成了部分和解。随后话题一转，我们互相用对旅行的渴望和种种绘声绘色的文学式描述刺激对方，以此摆脱现实，比如盘算着存款买一辆奇瑞 QQ，然后各自携带家眷去西藏自驾游，讨论细微到：为应对高原反应，该备好什么药物。这些不切实际的畅想让我们如同置身高原，周围的空气变得稀薄，眼前浮起一环环白皑皑的山峦，是欲露还休的梅里十三峰，是点缀在草原上的藏民帐篷和藏羚羊，是居住在云朵之间的布达拉宫。这番景象让我们在各自的公司座椅上气喘不止，一脸潮红，仿佛高原稀薄的空气就移植在我们周围。对于去西藏旅行这种素材早已过剩的构想，这两个人浑然不觉，在过度的想象中被它蚕食，耗尽了心力。像那些热衷于千里走单骑的人说的：西部是毒药，沾染上就无法戒掉。那些活在高原之下的人，都是潜在的瘾君子。或许生活在别处的热情，正是我们乖乖活在当下的氧气筒。

我意兴阑珊地回到了皋塘村的黄昏。

P 试了几次钥匙，才打开房门，懒散散走进来。除了超额的光

线，他还带进了现实在城市履带上转动时的刺耳发声。集合了种类繁多的特异声带，可以把人的柔情和已经形而上的思绪在瞬间掐灭。普鲁斯特的房间也亮了起来，P和小说中的人物相互混淆地存在着。P给我的印象是嗓子生锈了多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反应起来也像频率不稳的收音机，有一段没一段。他有时候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接上我的问题，辅以哦嗯的回答，似乎满腹心事，还没有从另外一个时间的境遇中回过神来。他喜欢吃水果，几乎每次回来都提着一个甸实的袋子，放在电视机上，“要吃的话你自己拿，别客气”，多数情况下，他会洗好一个苹果或蜜桃递给我。“你尝尝，好像有石灰的味道。”他咬了一口，然后盯着蜜桃发了一会呆，并不在意我的反应。

清瘦，双肩的骨头挺挺地戳着单薄的格子衬衫，高度数的镜片下，眉宇有些忧郁和涣散，像典型的文学青年，但不是。他的年龄似乎已经过了“青年”这个概念的范畴了，以至于他说话时不经意间会用上“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之类的句子，好像在我面前，他已是昨日黄花，不堪一提。外貌和说话的语气方式，总有一项会准确地提示你一个人活着的年岁。他是被自己给暴露的。他说自己刚满而立，依旧单身，从未恋爱过。有过相亲的经历，对方嫌弃他的木讷和贫寒，借着上厕所的名义，逃出餐店，拦下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这件事带给他的打击是，他比从前更加封闭自己，从人群中隐退。按照他的说法，钱才是万能钥匙，否则恋爱和婚姻毫无意义。通过他，我认识到，如果我只是一味地去喂养自己的欲望，而不对内心进行有益的灌溉，十年之后，我的影子将和他一样单薄地没有更多含义。

D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暴走是稀释孤独的良好方式。把自己放置于流水的城市景观里，我获得了一个局外人的快感。皋塘村是一个概念的误区，你很容易望文生义地认为这是一座充满田园风光的小村庄，浑浑然遁入想象。文学式的解读方式在多数人心里扎根，视